

内賜

懲必錄

三

廿九

續必錄卷之四
侍
并曝集

幸曰成友



請破格廣取人才以為守令邊將啓

慶尚道海邊自西生浦釜山浦等處雖為賊窟而其
餘梁山密陽以北皆為我土遺民往往保聚山谷苟
近時月其數亦多若能登時選擇守令招集流散防
護盜賊漸次安集而察其地形分據要害以為具耕
且守之圖則賊既有所畏憚而不敢恣意出沒民之
離散於他境者又將日益來集而將來守備之策漸
可講矣今此狀啓辭緣實有遠慮而所謂安以命者

徐潛既視其可用且為本土之人其於民情土俗亦必諳委當此危亂之際所當破格收才以求實效依狀啓施行無妨諸陣軍官可用武士不患乏人而未得展其所懷膽力憊於飢寒才氣挫於沉滯者誠是至當之論夫人才雖有大小而皆有所長短苟能隨才甄拔使各奮勵則莫非可用之才所患求之不廣用之失宜耳慶尚道方對賊壘策應撫摩之責尤重於他道而朝廷每於千里之外循常差送得人者無幾如使本處有可用之人則擇而任之何不可之有徐潛既在薦舉守令邊將之秩更為從實搜訪勿限

多少論薦其才亦令都元帥巡察使一體薦舉以廣用人之路事並為行移何如

責勵金應瑞高彥伯使協心成事啓

近日國事方急而各處諸將不以誓心討賊為重因爭少嫌頗有不睦之漸累形於狀啓之中尋常恠嘆伏見徐潛所啓別錄則高彥伯金應瑞等當初惹起爭端不過因坐次高下而然誠不滿一哂彥伯應瑞等效力於行陣之間皆有功勞國家之所同倚仗今則因前日下諭已為釋然相驩似無可慮但徐潛所論坐次事則朝廷所當處置以止後日之爭端

也我朝京外官相會坐次自有大典所宜遵行不可
以他議有所移易高下於其間也法典內凡官會坐
一從品秩而節度使防禦使同是奉命使臣高彥
伯既為嘉義金應瑞為嘉善則會坐次序甚為分明
豈可以節度使為藩臣視同守令而以嘉義下於嘉
善哉此爭端之所由起也至於洪季男為永川郡守
鄭希玄為義城縣令皆兼助防將本職兼職皆下於
兵水使無相抗之理都元帥以季男希玄為自己衛
將使之與兵使防禦使抗禮通關此則尤無所據豈
有舍官職尊卑之序而從一時軍中分部之令與專

閩之臣列為等夷哉此其處置號令之間未能合宜
而致令人心不服無事而生事者也大抵輯和諸將
鎮定裁抑消其忿爭之氣而使之同心戮力以濟王
事者乃是元帥之任昔者楊儀魏延交爭而孔明為
元帥則終身不敢有乖戾之色各盡其才以立戰功
良由處置之得宜也以此意下書于權慄及徐潛處
使之遵奉施行其在各陣諸將亦一體曉諭激以忠
義期於協心成事何如

請諭忠清全羅道兵使申勅守禦啓

李鎰在全羅道而忠清道則只有兵使邊良俊凡道

內要害控扼之處及留兵待變定將約束之事必須
閑暇之時預為區畫有成算然後可無倉卒之患不
知邊良俊措置方略果無疎漏否也近者專閫之將
多以自己所為事推調於他人拱手無為以為 朝
廷當別遣將非我所自處置雖賊犯地方而不為以
身捍禦之計極為寒心請下書于邊良俊問其道內
操置幾何及要害控扼便否使之逐一陳 啓又申
勅守令整齊約束抄練軍兵繕治器械俾無疎虞何
如

條列措置糧餉啓

糧餉竭乏最為今日切迫之患此若不為措置則他
無可為之策今內則經費浩多而太倉所儲不足以
支數月之用外則官儲罄盡私蓄亦無許多 天兵
支供我國諸軍調度之事皆無辦出之地盡有潰散
之憂其為憫迫莫此為甚然其措置糧穀不過數條
一曰作米二曰收稅三曰募粟四曰買粟此四條若
料理得宜著實行之則庶有繼粟之路謹以應行事
宜條列于後

一京城上番軍士騎步兵戶奉足定別甲戶奉足
通融均鋪皆令納米每一人納大小米中五斗

各司奴婢諸負匠人樂生樂工奉足皆納米五斗則其數將至於十餘萬石矣但忠清京畿黃海江原道軍士則時方上番于京師若遽罷上番而令納米其官則中間處置未及之前無守衛之軍今年則姑為先試於全羅道從其見在軍數輕便捧納各置于其官或以漕舡輸運於京師或補南方軍糧事為事目施行

一京中常時所用各處散料一月二千七百餘石別例經費不在此數戶曹先計一年十二月用度若一月該用三千石則一年共三萬六千石此外如

天兵往來支給之數亦必有一二萬石然後可以擬用今年田稅元數總會計除經費及別例上下之數其餘盡數別儲專擬軍餉勿得他用以待軍興然如慶尚道則常時納稅每於明年四月納于可興倉今年則既不為上納當於秋冬穀賤之時即為捧納于各其官以為軍餉事

一募粟事民間不無願納之人特以定數太多中人之產不能辦納又恐國家失信皆深藏不出以其如此而抑勒括出則民怨騰起所得不多近日募粟之弊徒為病民而無益於事者職此

故也令戶曹更為勘定石數使之輕便易納又
隨其所納多少登時行賞無使如前失信於民
使民樂從事

一貿易所得終是不優不足以補一隅之用似為
無益然義州中江方為開布遼東之穀頗有轉
輸之路量穀銀兩乘秋未穀賤時多數買得積
置州倉事

已上諸條令兵曹及戶曹詳定節目急速舉
行使有實效何如

申明外方鎮管之制啓

外方鎮管之法乃是軍政之大者近日此制久廢後
散無統終至於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已可痛恨前者
因本司 啓請特為下書知委于各官而積年弊習
猶痼於人之心目不能改舊圖新為鎮管守令者亦
憚於作為安於姑息凡檢勅屬邑修舉軍政等事尚
皆置之尋常監司又不聞董責之事悠悠度日事無
可為者姑以忠清一道言之則忠州鎮管之法修舉
則烏嶺竹嶺之門戶固矣清州鎮管之法修舉則黃
澗永同秋豐等處把截之勢可以成形公州鎮管之
法修舉則錦江一帶可以無虞洪州鎮管之法修舉

則內浦沿海等地皆為可守此其事簡而功多不言而可知矣奈何人之所見滯於近規終不能恢拓建置以振頽靡之勢此臣等之所深憂永嘆而不能自己者也今公州牧使鄭文孚已下去文孚才器可以任此請以此意別為下諭于本道監司使以前啓下辭緣申勅諸鎮而且令鄭文孚專治所屬軍政整頓頽圯使有成緒令列邑取效行之何如

處置全羅道沿海郡邑啓

昨日登對時臣伏承傳教全羅道海邊郡邑守令棄其官守皆在舟師久而未還以此官家百事虛踈

至於村民欲訴疾苦而無可訴之處耕種而無勸課之人還上出納皆失其時種種弊端不可勝言若慮其此弊而使守令還官他人代領軍卒赴陣則亦不如守令親往之時軍中之事反致虛踈二者均為難處之弊不可不隨時變通以救弊端臣等今以下教之意反覆商議則衆議以為往時兩湖各官之疲弊者多由於差定假官今若自京差送則雖云極擇而未必皆得其人赴任治官之際儼然一守令摸樣而其人等不能庇其妻子則必眷率下去坐食官家亦非今日殘弊官力所能支吾不如今本道監司於其邑

士子或前衙朝官中擇其識事理廉謹不為非義者
從公論差定縣則稱為留縣官郡則稱為留郡官府
則稱為留府官限事定間使之姑代守令之任凡邑
中民呈訴遞上分給催納等事皆令苟管而其貯食
糧料則毋得擅用官家之儲只依常時鄉校訓導之
例月朔給料會計報監司申報戶曹施行其中如有
善於其職使民心喜悅糶糶以時勸課耕耘者則此
乃可用於守令之人監司御史各別覈實啓聞
以通仕路如有泛濫作弊不治民瘼糶糶失宜擅用
官穀者各以輕重治罪事各別下書于本道監司急速

舉行而差定之人為先列名 啓聞毋得循情容護
以增官民之弊事並為知委施行何如

陳為東征將士陳奏救解啓

臣病後潮熱往來午前則稍醒午後則昏甚昨日午
後備邊司即廳以秘密 啓草來示臣見其大槩蓋
欲為東征諸將解釋人言而慰解其意與臣之近日
所慮無異同今承 下教更為詳審則經略之事雖
與提督有異自此有言以一為一否為難其意亦是
然臣意不必歷舉姓名但以東征諸臣承 皇上之
命拯濟小邦為辭恐無不可第此事當別為一奏抑

並載於賊情 奏本乎此等曲折未知如何而可而
前日金晬狀啓諸條臣病昏不能仔細看過思慮所
及未能精細更令備局熟議處之俾無未盡之事幸
甚

條列戰守機宜啓

見本集

陳鍊軍解弛請令兵曹統領責成因辭訓練

都監都提調啓

臣昨日病未趨仕今始來詣賓廳伏觀 答兵曹判
書沈忠謙 聖批臣不勝感激惶恐之至臣於上年

冬暫管訓練都監事其後因他職務無暇兼察自四
月以後又連月大病今纔起頭又未能一見教閱等
事其解弛與否臣不得詳知也然軍心之勸勵頗不
如前而所習技藝行陣之法反益生疎人多憂其廢
墮而無效此則臣亦聞之而未知其何由也今此唐
人所言固所不較但練軍大事也如不日進而乃日
退則亦終於廢墮而已此臣之所以日夜憂念者也
且臣有愚見不得不言治軍有大要號令出一一也
分數分明二也賞罰必行三也不然而日月已久怠
惰繼之弊端滋生氣象凌替則無滯於日懈而不振

也故臣於前日 啓辭暫及此意而請以軍事責成於兵曹誠欲號令出一而體統相維也至於唐人雖爵秩卑微然既以練兵之事求之於彼則待之不可不厚而得其懽心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聖教云云實出於此此亦有司之臣所當敬謹而奉行者也臣積病之餘精力不逮勢不暇更察都監之事而凡國家軍政兵曹自當專力為之不必又使大臣挽錯請適臣訓練都監都提調而專委該曹以正朝家任人之體則庶或便益惶恐敢 啓

令兵曹專委鍊兵啓

請廣取人才啓 甲午九月

請措置糧餉啓

并見本集

慶尚道應行事宜啓 乙未正月

一自古兵亂之際必先設營柵以為據險之地使軍民有所憑恃老弱有所投蔽以其公私積蓄盡在其中賊至則依險據守賊去則下山耕種一處如此他處皆然近者十餘里遠者數十里複屯相望形勢連絡則非徒可以保民亦可以禦賊此至切至緊之務故雖將帥守令不知出此而鄉村有識

之人往往聚合村民措置方略猶可以保全鄉曲
今者中外人情皆以倭賊勢大不可支撐其於設
策防守之事一無經意故小民之無知者亦傳相
效倣竄伏草間流移轉徙以求偷活於朝夕而其
於耕種之務尤不致意以此賊未至而南方之蕩
敗日甚更無收拾之望良可痛心今之議者言及
山城據險等事則以為無食無兵不可遷為此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如欲大舉築城多用人力
非今日之所可成也若於山村要險之處招集流
民自以其力略設營柵而資以種子牛隻以為且

耕且守之計則固人民之所欲為者特患為官貪
者不為指揮經理而號令不出於上故民不肯為
耳今以慶尚道言之金海熊川則方為賊藪已不
可言團聚之事昌原去賊藪甚近故亦為空虛之
地此外咸安在鼎津之南而東拒昌原五十餘里
南拒固城三十里而雖屢經倭賊焚蕩然其西面
遺民尚多有之苟能於賊退之初趁時招集擇其
要險之處而設為數屯則非徒咸安一郡因此可
完而亦可為宜寧晉州之藩蔽且固城尚云粗完
若咸安又為稍稍安集而與固城形勢相倚則海

邊郡邑因此稍稍得成亦可期矣奈何諸將之慮
皆不及遠相聚宜寧只以鼎津為限界其外則皆
為棄地民之來去不問賊之肆行自如往時成允
文為兵使時猶能分遣伏兵於鎮海地境及岩險
之間賊自昌原巨濟出來者猶不敢恣意而民得
少有賴焉允文罷去繼其後者一切置之相忘之
域故遺民日就散亡且為零賊所擄掠莫能禁止
良可痛心倭賊善用鳥銃搶刀輕生突戰我軍欲
角力於原野之中則誠難制勝若或擇於形勢險
固四無林木岩石之地或雖上山而絕無攀緣俯

瞰之處設為柵壘四隅多設石車而待之賊雖千萬
難以陷敗蓋地勢如此而以逸待勞則賊之長技皆
不得施而我可以專力制之何者鳥銃雖及遠而從
山下向天直放豈能傷人至於搶刀突戰之技亦不
得施於山下如前日辛州之戰是也如是而野無所
掠其勢不數日將疲困自退乘其惰歸之際出勁兵
設伏林薄之間處處邀截或擊其尾或攻其腰則賊
勢自衰而我勢自張趙忠國所謂羌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者此之謂也咸安郡守安沃頗善於其任人心不
至厭苦云且此人在北道素以善戰名令元帥各別

以前項所陳辭緣分明指授令於咸安要害處如防禦山餘航山等地團聚一境之民諄諄曉諭或一處或二三處設為木柵以為入保之地平時多設瞭望以知賊來而及此春節於山下率人民大開屯田必須身操畚鍤與民同苦咸安地肥饒甲於一道每水田一斗地秋收四五石其利不可勝言如使誠心為此不獨咸安之民也四方之民間風來會不夕將成大陣農隙依此操鍊有事則與大軍協力犄角其為防備之策實無大於此者若安民善於此任而顯有成效則不次超擢以為諸人之勸亦無不可然此但舉

咸安一郡而言耳他如固城鎮海昆陽泗川河東一帶郡邑守令皆當責以此事必期成效而今年招集人民多少耕墾廣狹措置防守方略能否一一考課無得悠悠泛泛如前日之為其有成效者顯然陞擢其惰慢不事者律外行罰疲軟不能勝任者一一汰去事都元帥及巡按御史巡察使處下諭何如

一洛東江下流自金海入海以上歷叅原靈山昌寧玄風星州仁同善山以達於尚州又一歧自宜寧達於晉州即所謂歧江稍西則鼎津而皆舟所通行

之路也壬辰癸巳賊兵皆以江船運糧餉軍器往來無礙而人不知沿江設險惟郭再祐於江中馬首院等處設木杖賊船流下之時為杖所礙因從岸上設伏急擊多捕賊船四十餘隻其後賊船又礙於江中岸上之軍圍立相持凡八日而賊之在他處者舉衆來援故不能盡捕當時若有大砲及火箭從岸上亂放則賊必盡殲於水中其不能者特以器械不備故耳今賊中體探之人徃徃來說賊多備江船以為行江之計是其竟謀所在不徒然也而我軍如聞虛語不知為備可乎鼎津以下

及洛東江下流與諸淺灘渡涉處若為木杖則可防水來之賊然人必以人力不足為諉而沿江有山處如鼎津以上月那山橡木參天直臨江上若發軍數百餘人或用僧軍斫伐流下設杖於要害之處以塞江路不但拒從下流上來賊船亦可以禦左道賊兵之乘淺灘渡來者矣亦知委諸將相機施行事

一僧將惟正方欲修葺龍起山城而患其私力不足令本道巡察使隨便助力且覓給種子使惟正率其軍百餘屯田山下以為積粟之計事

一巡邊使李資前年以其軍人多為屯田所得頗優云今李資罷去若以罷去之故而散失殆盡則今年種子又特別求於他處極為可慮李資前年屯田所出幾石用度幾何目今所餘幾何一一勾檢詳覈使兵使金應瑞次知以為今年農作之用而馳 啓實數事 下諭于巡按 御史何如

一平時守令之善於其職及不能者監司必待致景然後有所處置而所謂殿最者亦虛實相蒙毀譽亂實故人無所勸懲而敗官苟免者為多今此慶尚道下邑皆是殘敗賊在之地守令若視同平時

悠悠泛泛則難以濟事况尚州善山金山開寧仁同大丘星州清道昌寧靈山玄風高靈恭原密陽彥陽迎日長鬐以及咸安鎮海固城泗川河東昆陽三嘉丹城等邑守令尤重於他處其勸課陞黜檢飭之政監司不可少緩以 朝廷所聞言之昌寧縣監李英星州牧使曹好益有能治之名昆陽郡守李光岳亦聞勤幹而未知虛實此外則全未知如何善山府使李箕賓亦自 朝廷論遞而又聞清道郡守李聖任多辜樹眷貽獎吏民云傳聞之事亦難保其必信實有如此之事則監司尤不

當任置而不言也大抵今日守令別無簿書期會
決獄供辦之事只能身操畚鍤至誠愛民使流亡
還集田野漸闢又能隨其力之所及設為禦賊之
具其所治績不過如此而已能此者為善不能此
者當去上項各邑守令以見在實迹一一題品不
待殿最別錄 啓聞以憑處置事行移于巡察使
何如

一巨濟方為賊藪然其遺民散出者別令縣令安集
十分招募姑聚於南海空閑之地今年則別為耕
種使有生理幸而賊退則為還保邑居之計然巨

濟在海中與上道監司所在處絕遠縣令措置能
否監司勢未及聞知此則專委左水使襄契使之
自當檢飭而待其成效與監司 啓聞事

一海邊各鎮堡如東萊西生浦以及金海熊川賊所
方留之處姑置勿論自固城唐浦所已非浦蛇梁
以西各項諸鎮時在與否及各處鎮將某某人今
在何處及海邊絕作干常時能櫓之人尚有因居
其處漁采為生者則令其邊將各自招募使之安
集而亦以其招撫多少知其稱職與否而覈實
啓聞以行賞罰事

一都元帥以事理言之則當留陣於一道中央兼制左右道軍機之事而自劉綎兵撤還之後大丘不便於留住移在右道故與慶州諸將所在形勢絕遠凡事不為料理約束極為可慮元帥雖不能身巡各營而分遣從事官常行檢飭點閱軍兵器械措置糧餉慰撫軍卒勿使有隔絕踈虞之弊事

一巡邊使李賞已為罷去右道但有兵使金應瑞脫有衝突之患極為孤弱自朝廷欲遣領軍一將使之合力添防於春訊之節而第恐糧餉不繼元帥急速商量事勢及時存糧料可堪幾人幾日之

食又自湖南運去者幾何不分晝夜馳 啓事並
下諭于元帥

一軍律不嚴故人心解弛而事無可為者往年賊兵不意長驅突入列邑望風瓦解雖有守城守土之臣及領兵把截之將皆奔竄避賊一無防塞之處習以為常故今日邊將之意若賊來則只有奔北之計無捐生徇國以死禦賊之意極為痛心今後苟有如此者 朝廷勿論大小斷不容貸此意元帥預為申勅約束使毋致後悔事並 諭何如

柳祖認上疏回啓

見本集

請令諸將曉諭人民勿為入耕賊陣啓

近觀邊將處置皆狃於目前姑息之安而都無遠慮
極為寒心倭賊與我人非同類前則我民之視此
賊如虎狼蛇蝎聞之慄然况敢與之同處乎是以倭
賊當初入境之時雖分遣醜類雄據郡邑勢力甚盛
而我國之民除被脅勒留者外其餘皆提挈老幼分
散山谷未有甘心投入者故賊勢雖熾而民心則不
至於陷溺此乃國家收復之根本也今賊久居邊境
歲月既多而殺戮稍戢又佯為煦濡之狀不相侵暴

資以飲食則愚民之失其常性困於飢餓者已紛然
相率而歸之不可禁抑為之耕田納租以供其役而
不恥日徃月來幾與之化而相忌傳聞東萊釜山金
海等處耕犁滿野三分之二皆為我國之民而往往
有剃髮染齒以從其俗者又有遠處買賣之人各持
其物往來互布於賊陣略無防範界限事之寒心無
過於此而賊之所以盤桓累年斂兵畜力者其奸計
所在亦或可占今賊雖聲言退兵其言豈可信乎諸
將不此之慮而欲於賊陣近處遣民入耕此何理也
此聲一出而左右道之賊即以巧計中之廣布牢籠

之術而元帥似亦不悟至今蔚山老民徃受約束於賊首觀喜入通書則種子農食并欲隨望借之彼以海道千里輸運之糧無故而欲貸我民者是愛我耶救我耶其情不難知也兵興四載我國之民困於徵發徭役赤立遑遑苟有可食之處雖赴水火而不辭賊之此言豈可令愚民聞之乎聞湖南等處之民近日流入於密陽等地者襁負相屬賊使要嘗羅來于金應瑞陣中者見其如此語之曰好為耕種和若不成則當為我食云其計可見况又為之驅入乎今慶尚道士廣人稀不患無可耕之地何必驅民入賊陣

然後始可耕哉倭性兇狡難測悍毒得於天性其於同類斬刈屠戮有同草芥於我民獨有恩意萬無此理往時京城之民初不知被禍而入與同處一夜之間滿城為其魚肉此乃已然之明驗也將官常以此意曉諭人民勿使自投於狼虎之口而又為之嚴立界限絕其交通之路且廣招撫陷賊之人勿使賊之奸計終始得行其他處置曲折不能盡煩於辭說之中惟在當事之人默念善處而已以此辭緣各別密諭于都元帥及左右道巡察使兵使何如

措置防守事宜啓 未

請申明訓鍊都監勸課之規啓未

并見本集

請遣趙光翼金時若等子忠清道召募把截

啓三昧

伏念國事日急臣雖在病中不得頃刻弛念蓋賊之所以謀我者以夜繼日而我之所以備賊者無一事可言默觀中外人心只有潰散之計殊不知今日之事勢與前頓異潰散亦無所之也惟當收拾措置刻新無怠庶幾死中求生而已伏見趙仁得啓辭請遣朴名賢李思命等子忠清道以備緩急固不為無

見而備邊司以勢難回啓此固然矣但忠清道為京師門戶防守捍禦之策不可以不講也今外方武士之不為從軍者及曾經戰陣而力戰可用者不為不多特患各邑調發不得其要奸吏因緣舞弄使壯軍隱漏而老弱居先以此徒為民弊而無益於實用耳臣竊見鏡源判官趙光翼乃清州人自亂初多有力量勇敢之效近日久為備邊司即廳故屢與相接其才頗為可用光翼自言曾與權仁龍金時若相約欲召集道內前日戰陣中表表勇力之人分統若干南下戰所自當一隊云所謂權仁龍者以庶孽今為

守門將居喪論者皆以勇力絕倫金時若乃故兵使
時敏之弟晉州戰勝時若與時敏同在其處宣力
最多其才氣智慮皆為可用云此人等皆是忠清道
人道內士卒之勇怯長短無所不知若差除職名並
下送于忠清道聽巡察使指揮而與助防將全有亨
合勢為把截要害之計其召募之軍令其自擇帶寧
毋得搖奪既為召募之後若本道事勢不至緊急則
或令直下于南方戰陣之所使之赴戰俟其成效別
為陞擢使人心興起則必有利益光翼今為鏡源判
官北事固重然不若南方之尤急而鏡源判官他人

自可為之大弊今日之事非拔擢難以得人非得人難以濟
事故臣從前每請不拘常規廣收人才者其意實非
偶然也今光翼仁龍時若等為先試可而此外又聞
前羽林衛韓絢者亦為可用者云臣頃者招見聽其
所言果非碌碌此人亦除授一職使與光翼等同行
招募則亦可備一隅之用矣今之議者每患人才之
少然求之苟得其道不棄寒素則一世之士自足供
一世之用何患乎無才哉今則不然求之於高顯則
志欲已滿無意於報效求之於聲望則毀譽競進名
實背馳求之於資裕則齷齪因循而卓犖奇偉之才

未嘗一進此所以人才常患於乏絕世事日至於難為者也臣之妄意如此而病中雜言無復倫理惟望聖明諒其憂國之誠而 下備邊司採擇施行何如

陳平安道沿江防守節目便宜啓未十一日

臣病勢沉劇精神昏塞思慮所得寧多顛錯西邊之事日夜關心伏見接伴使沈喜壽狀啓則義州等處人心亦頗騷擾凡人心先怯則智勇俱竭雖有策應之事多失機會未能濟事此可慮之大者也沿江一帶自江界至義州數百里之間水上則有虞候朴名賢水下則有助防將李時言而兵使留鎮昌州兩

頭繼援又有別將金應緘金宗得等今將下去朝廷指授則不過如此若其統計一道軍兵之數因其防禦緊歇而或添或減預為約束先定戰守之計館揆處置則當專責於本道當事之人政不可從中遙制也至於義州則以接連上國之故而意其防歇未免抽出其處之兵分防水上故喜壽目見空虛之狀而有此狀啓此亦遠慮也高麗時西方防守既有兵馬使又有分道將軍蓋以鴨江一帶上下形勢遼遠賊之所發未知在於何處故設為分道之將使之各領所屬以為犄角馳援之策今之別將與此相同獨義

州無此則當有以處之道內閑散武臣中稍為可用者有李福男方在寧邊云此人雖在罪廢之中而其才則稍可倚任若稱為助防將使之馳赴義州協同州官及鎮管所屬龍川鐵山砲手限解水留守義州似為無妨義州城子闊遠中闊高阜不能通望守之似難果如喜壽狀啓矣但地勢亦多據險處惟北門外及西門至南門東門頗在平地此處若相其城勢設為砲樓而多備火砲器械則可以守之矣夫砲樓之制乃守城妙法事急則不必用石又不必起樓只以大木為柱而三面以板障之似防牌之制中穿孔

穴則亦可以制敵而救一時之急矣北虜攻城與南賊有異北虜則每於馬上人持一俵土一時俱進積於城下頃刻與城平而人馬踐踏踰越且兵皆鐵甲馬亦被甲故弓箭不能傷如非火砲則不可制義州所在天地字火砲往年攻平壤時多數輸來今未知還為輸去此亦急速收拾計其城堞而均分排設預令事知火砲匠習放以壯聲威且使遠近知其有備則亦足以鎮定民心龍警服虜情也滿浦舍使柳瀛自初固有不稱之議而緣胡人宴享臨迫姑為仍留近日頗聞老乙可赤二將宴享開諭時有懼怯之容江界

府使許頊以為憂云此言未知信否以人器料之則應或有此僉使可堪人得之甚難以臣意料之則李慶濬似可堪此當此機關緊急之時得人最關故李福男李慶濬雖在罪錮之中而臣不敢不達愚見也大抵軍機之事勿論戰與守皆當以部伍整治為主我國為將者於守城一事尤甚踈濶其於分配探堞簡別精壯之規皆不料理頭緒紛亂臨時顛倒有同趨市之人故軍雖多而城不能守變後各處陷城之患政坐如此江邊有城處預為申勅如紀效新書所言每五塚為一伍五十塚為一隊隊各有將塚各有預

定之軍平時依法操鍊臨急如行熟路眾力合一又必靜暇不撓城中寂無人聲然後可無僨敗之患此等事雖在將帥所自為而亦不可不為申飭也臣既受西方之任所當早為發行勉竭駑材故欲力疾就途而朝議難之不幸宿疾重發危喘如縷呻吟私室公私憂慮焦煎于心而不知所出昏瞶之中招臣從事口占為文辭不達意然亦係一時一得之愚下備邊司議處何如

請具賊情奏聞 天朝且請防守濟州南原等邑及凡防春預備啓

臣久在病中沉綿昏塞殘喘如縷些少精神亦已減
半其於軍國之事固難容議但念國勢危如一髮而
日月逾邁事機漸遠思之不覺寒心人皆以南北之
事為憂然北虜之憂憂在邊境南賊之憂憂在社稷
不早圖之則後無及矣今歲律已盡而賊情狡詐百
出尚無渡海之計已到春風脫有尋動之變將何以
處之伏見金暉狀啓則所載玄蘇之言極悖此不但
要我以難從之請其於中國亦必如此以為敗約
起釁之端臣從前慮其如此而今不幸事勢浸浸近
是其為可憂庸有極乎竊料沈惟敬所言形色可疑

者非一然以臣愚料則似是自知不能了事而欲歸
過於他人以為已地如所謂天使早入倭營故倭
不捲回此則歸咎於天使也今使沈懋時來請我
國之使必知我國不肯而執以為辭以封事不成歸
咎於我其實賊之去不去不關於我使之許否而自
有免謀也懋時若到則措辭應對所關甚重請令備
邊司預為磨琢酬應為當天使出來後凡百邊報
一不馳報於中朝蓋緣前頭事勢未可預度故未
得指一言之而然也今則天使已入賊營而賊情
反覆如此我國似當直以此等情形依常時傳報邊

情之例移咨於遼東使轉報按撫衙門亦一事也賊兵時在釜山一隅故我國水陸諸將徒以此處為急而不念他路以臣所料則濟州甚可憂往日賊使要時羅明言欲犯濟州可知此賊垂涎於此也蓋濟州當我國西南海且與中原地方相近萬一此地為賊所據則雖欲以天下之力取之不可而西海一帶以及黃海平安之境皆無保守之勢此賊最知形勢計未必不出於此聞濟州甚為孤單兵食竭乏癘疫飢饉甚於他處云添兵固守之策必須十分講究急速施行民間可蠲進上等物亦限年一切蠲減以紓民

力使得專意於防備為當湖嶺之間無可控扼之處只有南原一府而邑宰久曠至今未赴其於儲粟鍊兵守城之事全無措置此處若失則他無可恃臣竊憂焉此亦催促新府使星馳往赴必期死守可也慶尚道則因蕩敗創殘之甚鍊兵等事未及料理其次則獨有忠清道為京師藩蔽而道內軍兵已經訓練者數千餘人此亦有將而分付主之預為察其形勢所在而用之則緩急猶可倚仗 朝廷當初發遣御史李時發專掌訓練然臨戰則時發不能用之而他将代用不無變置部伍更改約束之弊所謂所養非所用

德化金卷四
所用非所養兵家之深忌也此亦 下諭都體察使
使總合道內已鍊砲手幾何射手幾何殺手幾何各
統於一將而大將出其節制然後軍心有定而臨時
無濇散紊亂之弊也且聞各邑之軍在道內之官皆各
分占一邑之軍有巡察使之軍兵水使之軍防禦使
之軍 御史之軍守令之軍號令多門文移眩亂莫
適所從此我國從前積弊軍政之紊其源每出於此
而忠清道等處尚仍舊習云此亦速為變更然後可
也權仁龍趙光翼韓絢金時若所募之軍未知幾何
然各隨其所得多少而校閱精否備給弓矢衣甲以

聽王將約束則亦可以當一隅之用也此皆今日防
春預備之不可已者臣病裏之言必多踈漏然區區
憂國微忱不能自已故敢昏書 啓辭無倫次請
下備邊司參酌施行何如

因備忘記論平安道措置事宜啓 丙申

分付黃海監司李廷釐道內防守事宜啓 丙申

并見本集

請鎮定人心啓 丙申四月

國家之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之際人心凝
固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已然之事莫不皆然如前

史所載百官接踵宵遁人心至此則不待敵兵之至而可知國勢之不可為矣往在壬辰之變侍從扈衛之人率多中路逃走當時之事已極寒心不可歸罪於小民之無知者也近日上使出營之報纔至曲折未及詳知也倭之變動未聞太急也副天使尚在倭營處置有所未聞也假使賊兵將動豈至於一二日之間徑造都城哉而人心洶洶如鷲濤駭浪不可止息數日之內去者大半聞關傳聞雖未知端的與否而皆云宰相臺侍朝士之中亦有先出家屬卜物者人心如此紀綱解弛惟知保身之計略無徇國

之意彼四方將士其何以責其奮勵向敵村巷愚民亦何以責其安集不散乎此而不治則雖有金城湯池堅甲利兵皆無可為其為痛心可勝言哉朝臣之先出家屬以搖人心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里之間先為出去者令漢城府五部書其某其姓名藏諸備邊司以待後日處置且往日壬辰之事出於倉卒朝廷多有未及區處之悔今則懲創前事必不令小民狼狽失所各宜安心田宅治其所業毋得妄自輕動自陷於顛沛之域令出而不為聽從者當從重律治罪決不輕恕以此意掛榜曉諭何如

丙申四月

弘文館劄論中請留正使京城一款已為 啓請發
濬矣其餘所謂京師八方之根本 廟社在此臣民
在此何可每委而去之云云者尤為切要於救時之
策昔汴京淪於賊藪胡騎四面充斥而宗澤三呼過
河張浚請進駐建康以繫中原之望古之忠臣義士
其所以為國謀者不過如此良以天下之勢不進則
退三軍萬姓之心膽繫於一人之進退若以根本為
不守之計則枝葉何所庇覆至於遷國圖存之說出
於一時之倉卒非可遵行而為例儒臣所陳深得古

人獻忠之義自 上更加體念而策勵群臣以起四
方之心以振中興之業不勝幸甚

通信使差遣便否啓

通信使差遣事更議事 遙中啓之矣此乃時急之
事今日則已晚雖不可為來日使之更議事 傳教
矣臣等會議則皆以為事已至此 冊使跟隨之事
則不可不許故前者回啓已微示其意今副使以此
屢為揭帖至於委遣通事使之面違今若不從則後
日處置恐益難於今日故以跟隨陪臣許送事回啓
而差出其人隨後發送宜當但以信使為名則難處

之端益多又必有國書禮物等事今但依副使前後
所言只謂跟隨以送此後雖有他言一切堅拒不可
聽從也第兵部咨文有行檄拒之之語今當答之曰
小邦之人足躡倭國義所不可且兵部分付又如此
實難施行只以冊使為小邦遠涉滄海而求陪臣
與之同行禮不可辭故謹當依命但沈遊擊尚未回
來清正雖撤而竹鳥加德安骨等處猶有留倭前頭
賊情尚亦難保倭兵如果盡撤而旌節過海有期則
即當發遣不敢稽遲以此意回答先令朴義儉還報
且出可去之人裝束以待觀勢前進則廢或宜當但

此乃大事臣等所見如此敢啓

因 傳教論跟隨陪臣事啓七月二日

今此陪臣一事三司之意同然論之不已如無大段
之益則似不須強為予痼疾昏耗近益尤甚尋常機
務決不能堪徒自痛悶度日如年此等事何能有定
惟望諸卿會議善處事言于備邊司事 傳教矣此
事初因 天使懇迫不已欲托於問安而兼為探審
賊情故差出武臣繼而有黃慎前後狀啓其到彼
之後有難處之事則武臣不能以周旋故有差遣文
官之議皆出於事勢之不得已也事之難平久矣成

敗之機明者所難逆觀 天使已為渡海跟隨之言
亦似後時以此果能完事臣等亦何可必也但黃慎
已言於賊中而宣傳官出去已久今雖欲為停止恐
不可及且既停止則亦當以嚴辭斥絕雖至於激怒
速釁有不暇顧臣等亦未知今日我國之力可以辦
此否乎此皆非臣等愚見所可定也大抵論事易處
事難自古有是言矣臺諫在論事之任故惟務直截
而不顧他事臣等在處事之地故千思百度而未免
委曲所論雖異而其欲圖國事則同也但臣等本以
無狀暗劣居備邊之地不能出一策以紓神人之憤

其不欲遣人讎國之心與臺諫何異徒以事勢之難
而有此持循之議此乃臣等之罪當死有餘愧今承
再三更議之命而不知所以為言惟在 聖斷

懲必錄卷之四

懲必錄卷之五

芥曝集

因忠清監司書狀論烏竹兩嶺防守事宜啓

此下備邊
司啓辭

忠清監司書狀據司 啓曰粘連 啓下云云烏嶺

竹嶺阻隔於忠清慶尚之間把截之策固當十分嚴
密但觀兩嶺形勢非但一條大路傍出細逕甚多若
不 備而但防一路則於事似為無益且把截嶺路
之術不在於設柵屯兵只於樹木險阻去處多設伏
兵要遮前後使賊不測多少而首尾斷絕將有自退

之理要在為將者臨時處變或為疑兵使山谷應聲
或為弓弩乘時發射尤當預發詳知道路哨探動靜
之人賊鋒所向我輒先知隨其所至而備之則雖寡
可以敵眾不然而賊先據險引八腹內則遮截極難
往日忠州之敗可以為鑑矣烏嶺則延豐忠州槐山
陰城等處之軍可專委防禦而此等州郡蕩敗已甚
無以為計竹嶺則雖有丹陽清風永春堤川四邑在
嶺下而亦皆凋殘把截之事恐難專責於此邑也且
於賊兵未來之前發民數十餘守直山頭如常時盜
直之例非徒飢餓之卒無望於禦敵而因其闕到輒

為徵督其弊不貲預為分付定將多抄山尺能射之
人申明約束臨有賊變即時隨其所向合力把截似
為便當寧越平昌原州等官亦一體施行事忠清監
司及江原監司處行移何如

因忠清監司狀啓論抄軍勸農勿使民心騷
擾啓

忠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凡事
不論難易皆當以措置得宜順便民情不至騷動而
能致集事為貴若使民心驚擾互為逃避則雖盡發
民丁為兵而何補於實用哉况今百役叢集民困已

甚雖不得已調發之舉所當多般區處先聚控弦可用之士不務其多惟取其精而老弱疲民之不堪戰鬪者趁此農耕之月無失農業然後方可為戰守良圖若因繫太多怨號徹天則事未集而邦本先搖殊非要遣巡邊之意更察事自本意緩急適中施行事巡邊使李鑑慶 下諭何如

慶尚道把守事宜指授啓

都元帥從事官崔尚重巡邊使從事官邊以中令將下去凡所指授之事別為開錄以送何如

天兵分駐慶州大丘三嘉以防三路之賊今慶州

三嘉二慶兵已撤而只有劉總兵大丘之軍亦將不久并撤其勢極為危急昨見劉總兵送金命元劄付令我軍代守三慶營壘其欲撤回可知三嘉則既有山城及唐將所駐營柵擇其形勢可守處當使宜寧留駐諸將守之八營則都元帥率防禦使金應瑞駐劄慶州則高彦伯權應銖洪季男鄭希玄朴毅長金太虛等守之三慶連絡形勢招集精勇之軍悉詣陣中且措置糧餉接濟無乏以為必守之計若賊勢有所指向則都元帥隨其急處策應事

因崔彥邦上疏措置忠州屯田啓

忠州居幼學崔彥邦等上疏據司 啓目粘連 啓

下云云忠州居國上游列邑之中惟此邑最重今當
蕩廢之際撫輯蘇復之策所當十分講究其要先自
慎擇守令始故往日銓曹別以金軼差遣今見民情
則金軼已著居官之效似為可嘉當久任責成以慰
一邑民心移粟賑救之事不可不急急朝廷亦無善
處之策監司所當通融一道錢穀之數以其所餘彼
此推移庶幾趁此農作之節使之耕種無失其時而
往日所陳移右道鹽石千餘從水路輸到可興等事

亦係救民之急務亦在監司盡力舉行江原道耳舜
唐悉若自原州等處移轉忠州則道里相近但原州
亦是蕩敗之邑自救不暇恐無以更採他邑之民然
江原監司勿視彼此雖少若可移轉則使之從便分
給為當忠州達川之野土地沃饒得粟倍多若有願
為屯田者使之聚會一處勸課耕墾而近邑未甚焚
蕩處如有富民願納種子及牛隻於忠州者則別為
破格論賞除授實職此意亦令監司十分登時曉諭
小名 啓聞事並行移于忠清監司何如

請措置忠清一路防守啓

賊勢日急而在我策應防備之事一不措置萬一衝
突北上更如前日之變則漢江以南更無遮蔽之處
寒心之事不一而足全羅道則已迭巡邊使李鑑為
慶尚道諸軍之後援而忠清道竹嶺烏嶺秋風嶺黃
澗永同一帶防備之事則尚無可倚前者賊兵分道
上來時一運由烏嶺直犯忠州一運由金山出於黃
澗永同之路此等各處措置待變等事不可少忽但
今處處無糧之兵雖有可行之策而不得措手然不可
任置而不為之計也往時韓明胤為永同縣監時得
精勇之軍設伏勦擊多有斬獲自明胤死後其軍雖

離散而亦有遺存者若能招募收拾猶可得數百人
云今清安縣監全有亨報息縣監金好恬永同縣監
鄭霽黃澗縣監柳大春皆在賊路所經要害地頭此
四邑守令凡刷馬支供等事勿令侵責以休民力責
令召募軍兵撫輯山尺勇力之人詳探賊路所由措
置遮蔽之事而因令全有亨助防將稱號指揮措置
四邑合為一心預為操鍊軍卒措備軍器以待不虞
之變事忠清監司及兵使處行移何如

分付全羅道兵農及把截險要啓

全羅監司書狀據司 啓目粘連 啓下云云湖南

右道接連慶尚道一帶把截要害之處必有緊歇
朝廷難以遙制當任本道處置俾無踈虞而方此耕
作方急之時若不趁時播種則賊雖未至而人民之
生路斷絕極為可慮故今日之計當使戰守與農作
一樣區處不可偏廢賊兵時無西犯之狀宜寧等處
且有駐軍雖其前頭利鈍有不可預料而六十峙等
處許多把截軍兵坐而相望共其農者殊非得計惟
當定將分付堅援約束暫許歸農聞變即時刻期聚
待違者勿論將卒一以軍令從事三令五申知委施
行險阨把截亦有其策如不得堅築城堡多設器械

以禦奔衝則於林藪茂密崖谷隱僻之處挾道設計
伺其賊來處處發射而又為疑兵山谷應聲不測多
少則賊雖衆必不敢容易踰越所謂步兵入林則不
可制者是也往時劉克良把截竹嶺盡伐山頭之木
使之兀兀而以其木役民排設短柵有同防水之狀
見者皆笑其齟齬而竹嶺形勢因此不如前日之深
昧不測以克良之曉事而計慮未及如此况於他將
乎今此設險處亦不可不知此意并為拔舉移文于
忠清道監司尹承勳全羅道監司李廷馥處何如

請措置糧餉啓此下軍門 啓辭

都體察使意從事官 啓曰今日戰守之計不過糧
餉軍兵城池器械數事而已然必須先備糧餉然後
他事次第可舉京畿軍糧則與本道監司相議時方
為先措置矣今年田稅依常時例以米豆枚捧分置
于水原廣州山城及驪州婆婆城等處以為兵糧而
灾傷收贖亦依民情所願從該曹所定作米豆捧納
其餘皂隸番米各司奴婢身貢作米亦於穀賤之際
趁時收納分置各處以備軍餉何如

請往見南漢山城啓 十一月四日

廣州南漢山城乃溫王舊都形勢壯固在京師數十

里之地若積粟屯兵修葺城子以為重鎮則京師之
勢自固臣等近日與本道監司柳根同議隨便先設
倉廩于其中始役有日屢遣軍官等往見基址而傳
聞之言終與目見有異始事之初必須得其善地乃
可明日臣與副使李德馨單騎馳去指授形勢而來
敢啓

往見南漢山城後仍請權應元除授實職

使之勾管山城事啓 十一月八日

臣等往見南漢山城地勢甚好衆山東聳城在半空
之上外面不知有城而中有平野土田人居亦有之

城皆以龍石築之今則頽圯處甚多登最高處則京畿禿城以下及江華摩利山皆在眼底更無遮障處上有烽燧與南山相應若隨便修葺為積粟屯守之計則可為永久之利壬辰年州人權應元等率鄉兵在廣州賊來多數射殺至七月邊彥璲來集其兵結陣於平地應元勸令入保山城而彥璲恐其不便於遁走未久為賊所掩全軍覆敗而廣州不能守一州之人至今言及彥璲無不嘆息痛恨也權應元今以山倉監造事在其處臣招見問其變初之事其人頗勇健無恟曾以單身遇賊射殺甚多賊不敢近廣州

之人亦多言者其時軍功 啓本或多道梗不達僅為加設軍資正而廢棄於鄉當此之時如此力戰之士所當收拾以備驅策臣令為山城別將使之仍居城內招集舊日義兵餘在者若干名漸次訓練矣如除授六品以上實職以獎舊功別責新效而勾管山城之事募民入聚明年於山下定金坪沃饒之地稍設屯田則數年之間可以經營漸成貌樣為益必多但官爵之事不敢擅便敢 稟

送從事官于各道申飭軍兵啓

丙申正月四日

前日因臣 啓辭待各道軍務稍有頭緒從事官為

先發送申飭檢察事已為 允下矣從事官韓俊謙
今將發送于黃海平安等道使之申飭軍兵點閱糧
餉考其官吏能否訪問道內民瘼及他利病之當為
罷行者有時暗行聞見一一申報以憑轉 啓施行
印信一顆給送道內堂下守令依下四道都體察使
狀 啓杖六十以下自斷堂上守令申報施行宜當
敢 啓

請出京畿右防禦使啓

見本集

請平安道煮鹽屯田以補軍餉啓 二月

平安道他餘事則時方欲為隨力措置矣但各官糧
穀一掇蕩竭以本道上送成冊觀之則平壤一府只
有米八百餘石豆二千七百餘石平壤如此他邑可知
古之為大計者必先足食而足兵不得已則寧去兵
而不能去食今食乏如此何事可為此乃切迫之虞
也理財之策固當無所不舉三縣產鹽之處隨便煮
鹽由大同江以上販穀於成川江東等處山谷之民
使公私兩便則歲可得數千石矣且永柔德物箇廢
堰土地沃饒可以墾田得粟其縣居奉事金蠶士人
之有志於 國事者自願主管屯田之任多方經理

得粟補官云其意可尚此人差定屯田官下送收募
道內牛隻及時耕種秋收之後令歲置於永柔山城
以為軍餉似為便益敢 啓

請以安集都監農牛分給鎮江壺串八耕人

啓

京所鍊兵之事近日多方申勅抄得了壯幾至九千
而器械蕩然資糧不備生穀之策必須急時講究鎮
江壺串兩場既為訓練都監屯田之所而土地廣濶
人力不及不得適為開墾如得農牛百餘隻且出上
年屯田所出之穀分給自願并作之人許令入耕其

內則陳地可以漸墾而所得亦多矣黃海道各官散
置安集都監農牛及時取來分給何如

經理西方事務啓 四月

近觀西方事勢日益可虞必須於合冰之前多般經
理以為防秋之計然後庶可備其緩急他餘事則臣
自為移文分付於本道且令從事官韓俊謙往來檢
察矣其中數事當待 朝廷處分平安道出身之類
當初榮幸科舉頗有喜悅之心近日南北赴防之役
專責於此輩行齋居送盡共農業又以守令不可存
撫侵虐之事有同平民少有徵督輒囚其妻故出身

之人無不怨苦更以登科為悔軍心如此其何以望其致力於有事之日哉議者以為此屬皆為訓練院權知奉事口傳而江邊八防之時計仕遷轉一如本院之例且令邊將每於朔望試射計其畫數申報監兵使 啓聞其中優等者別為擢用則人心必有興起而無怨苦防戍之數請令該曹商議舉行以慰塞上軍士之心且江邊士兵有馬者切少北虜長技在於馳騁專用步卒則不可抵當本道及黃海道牧場馬量數捉出使臣從事官巡閱試射分給優等者亦慰悅將士之一道也江邊士兵中勇悍善戰者及有

計慮可用者詳知虜中形勢而出入偵探者令兵使監司各別訪問得實歲舉其最優者一二人 啓下兵曹於鎮堡邊將有關處差送則塞下之士必益勸慕興起矣近日江邊鎮堡往往造設炮樓近聞前碧潼郡守李時言之言則碧潼亦已設炮樓降倭等見之亦皆以為守城妙具但炮樓雖設而火器未具則亦一無用之物而已火藥大炮多多益善江邊所儲不足以支一戰之用猝然遇敵則將以何物制之極為寒心火藥雖令各官煮取而或不知煮法或惰慢不勤徒用民力而所得不敷此亦當有主掌者而責

其辦出然後可也評事閔有慶頗為致意於職事云
焰焯煮取火炮器械事令評事勾管措置於道內有
賊土處聚合匠人分付煮取課其所出多少精麤而
行其實訓逐月知數 啓聞且總計江邊及道內火
砲器械而試其可用不可用可用者留儲不可用者
改之或隨便新造如一城有砲樓幾坐一樓當用大
小砲幾箇必使準備應用使無臨時窘迫難備之患
至如大砲之放非人人所可為必於士兵及諸色人
中擇其性近可習者多方傳習蠲除雜役別加優恤
然後可用於戰守之際此意 啓下後移文監兵使

知委施行何如

請以鍾樓破鍾鑄大砲啓

戰守之具火器為最至於守城防灘則又必以大砲
為之近日外方往往有造設砲樓之處江華亦於臨
海岸上設為砲墻但火砲未能猝備每每求索於京
中而軍器寺所造不敷不能分送若無器械則炮樓
亦皆無用之具京外鑄鐵絕乏雖欲鑄成而無路前
日鍾樓破鍾埋在土中留之無用且以事勢輕重緩
急言之鑄砲急於鑄鍾請以此破鐵及時鑄成大砲
分送諸處何如

請修葺石城山城仍添補牛糧屯田啓

水原禿城則城堞已修器械粗完故一府之民皆有定志時方以私力蓋造廬舍欲為入處者甚多以此知民心有所恃則自無潰散之慮也營將趙撥勤於所事晝夜不怠稍得成效頗為可嘉如有事變則當使水原府使及此人守之但趙撥以前虞侯時無職名似難統攝軍卒請付實職使有激勵之心龍仁陽智之間有古城當路名曰石城地形險要勝於禿城且在直路之衝若於此地又為修葺積粟鍊兵右控禿城左連南漢山城為鼎峙之勢則京都之門戶固

矣臣已令龍仁縣令尹粹然募僧人蓋造房屋又令良才察訪崔屹兼前營將并為經紀但役巨力微難可易就其近處安集都監屯田農牛穀糧可以推移添補合力成就當初屯田之設正欲為據險聚民之計而京城直路經理尤急請令安集都監通融物力期於有成何如

請出糧料判官措置糧餉啓

軍興之際措置緊急之事莫先於糧餉一事糧餉不足則百事皆不可為當於今年秋成後隨便措備多數貯峙然後既可以為我軍調度之需有餘則推移

接濟 天兵亦無不可臣既兼管四道體察之事方
欲措置器械旗幟衣甲等事而糧餉辦出甚難事未
易舉前雖 啓請空名告身鳩粟於諸道而勾管者
如未得人則徒為貽弊而無益於事事變前備邊司
啓請各道出糧料判官一人使之勾管糧餉之事未
及有效而罷今亦於臣幕下極擇有心計幹辦之人
稱為糧料判官容臣自舉帶率以專其任苟善措置
則各別 啓聞論賞事奉 承傳施行何如

因鴻山賊報請邊應星仍任防禦使進駐娑
娑等處以察警備啓 七月九日

伏見忠清道 御史李時發狀 啓鴻山盜賊屯聚
之事極為駭愕此恐或過實之傳但近來事變未息民
心易搖自古嘯聚之徒必起於如此之時鎮定措置
之事不可以微小忽之也京畿初出左右防禦使欲
其分兩路策應也右防禦使吳應鼎則托以鍊兵明
日使之出巡於水原竹山等地以察直路形止矣左
防禦使邊良俊時無上來之期驪州以下龍津等處
譏察警守之事時無檢勅之人似為虛疎前防禦使
邊應星雖以巡察使宋言慎相避見遠而別非同任
之比且方在廣州請邊應星仍任使之劄即前駐娑

娑龍津等處以察警備之事何如

請做兵把守各處啓 七月十日

都監砲殺軍亦已過半出去都中留軍數小揚州蘆原等處東伍軍及樓院別營軍合百五十人八番于乾川洞近處新設左營高陽坡州交河東伍軍一百五六十人把守於漢江別營以為緩急之用何如

請徵黃海道東伍軍八衛京師啓

觀此賊勢漸似鷓鴣張黃海道武士延安白川海州近處三四百名上送事已為行移而本道列邑留在武士及延安海州白川東伍軍不可不多數調發八衛

京師以備不虞事機頗緊不分晝夜定將上送監司亦來白川近處以聽 朝廷分付事急速 下諭何如
請澄汰不治守令以蘇殘邑啓

臣在京中所管四道守令賢否未得聞知前日從事官韓俊謙下去時令出八民間詳細訪聞叅以實績尤甚不治者二人使之牒報今據韓俊謙牒呈黃海道康翎縣監呂應周人微望賤年少手生邑事不能成形平安道江西一縣凋弊最甚倉穀蕩盡將為棄邑縣令趙孝男以年武夫因一時軍功驟當是任人器不稱蘇殘起弊決非所望云此二邑皆殘

後山金卷三
一五
弊之地守令又不得人則不久將為棄地韓俊謙目
見牒報與流聞有異請呂應周趙孝男罷黜勿論文武南
行極擇慈詳廉謹之人差送何如

請以文官之有才計者為南兵使啓

西北方近日形勢皆為可虞然北方之憂尤劇於西
方蓋西方則地連上國老胡雖發必無空其巢穴
而深入之理若咸鏡南道則從三水甲山直抵咸興
其間道里甚近虜若窺覘虛實竊發乘虛則南北兩道
將至隔絕而首尾不得相救此乃腹心之憂近者老乙
可赤必要於惠山越邊屯聚設險又欲於政丞坡吾

達整居耕種若其勢既成之後則北方一帶藩胡皆
將相率而歸之必為後日難圖之患極為可慮今之
處此急之不可緩之亦不可唯當先固在我之勢而
觀彼釁之淺深臨機善應不使滋蔓而已當此之時
萬般計度不如擇一賢閫帥南道兵使邊良俊自初
固有不堪之虞下去之後別無布置規畫之事且聞
有輕率躁擾之病不得本處人心云安可望其撫輯
民夷以舒朝廷北顧之憂哉邊良俊似當遠差第
其代求之於武將則極難得人雖文官而有弓馬之
才且有籌度邊務之慮者則其措置規畫未必下於

武將道內守令中似不無其人請問於備邊司諸臣
急急處之責以完復南道之事則或可以收拾於萬
一臣之計慮未知合宜與否然邊事至重故敢此上
稟

右防禦使吳應鼎違差啓

吳應鼎違差當否問于都體察使事 傳教矣吳應
鼎之為防禦使當初固有不勝其任之慮但以乏人
故備邊司 啓差矣頃日賊報卒至臣發遣應鼎使
入京圻前營右營之軍把截要害且分付云兵分則
勢弱當於禿城厚集其陣屯留重兵而多發體探之

人遠遠瞭哨視賊兵所向與左防禦使相為犄角其
後聞應鼎舉措煩擾分軍約束頗有違錯禿城守城
之軍盡數調用於他處且分兵拒守許多路頭形勢
孤弱縱有緩急似難相顧事人多言之臣猶未知其
間曲折昨已行文問其策應形止欲待其回報而
啓請處置矣伏見諫院之 啓亦必有所聞而然吳
應鼎違差而使他人之可堪者代之甚當

論平安道出身防守之弊啓

從事官韓俊謙牒報內平安道江邊出身前日為兵
之時各有保率備給糧餉且常留在本堡不見防守

之苦一自登第之後盡去保率名之曰出身分防之役前後相望既無元定番次踈數出於一時之意昌城以下出身則合冰之際分防於境內諸堡解冰之後又令分防於水上諸堡秋冬之交又使移防於滿浦諸鎮一握之米一尺之布皆無出處而親負戎器自備糧餉長立戍所在家無日若此事不早變通則萬無支保之勢云臣前此亦聞平安道出身惡苦之弊已為 啓請處置矣其後又聞平壤等處出身之人或有自縊者或有掛其紅牌於官門而脫身逃去者所聞駭愕今據韓俊謙牒報則其致此無足恠者

大抵道內出身之人皆平日取才軍士也前則各有奉足以備資糧又有番次往來有時一自出身之後無保率可以相資元番次可以適休一年之內長在於道路防守之役不遑暇食揆之情理極為矜惻臣求所以處置之策而未見便宜不過仍前日更給戶奉足又使徵發之際定其踈數如前日立番次第以休其力則庶可小愒矣如此然後赴防之時為之計仕以為去官之階已出六品而為實職者始免其防戍而收其保率以給他人則民情稍似便宜今日之所以處此者唯此而已請令兵曹急速商議舉行以

舒邊民倒懸之苦何如

措置龍津事啓

訓鍊都監所屬平安黃海江原等道僧軍移送龍津
令防禦使邊應星領率教鍊料米依都監軍人例受
食于京倉至今數年矣今則別將許售代守龍津方
築城壘以為後日設鎮根基築城既畢之後當以此
軍定為土兵折給鎮傍閑曠之地資其衣食之路而
分番八守以為可久之規第其所食料米當此經費
匱急之日不可每受於京倉欲自鎮中措置饋餉來
十一月為始該曹散料勿為題給宜當且鎮軍士今

年耕作屯田所出雜穀并二百七十餘石方在本鎮
請以此穀因留本鎮以助餉軍之費何如

請金壽男婆娑守城將差定事啓

婆娑城已為畢築時方措備軍糧器械以為上流
保守之地但驪州牧使臨時雖當八守而常時則在
於本官城機修設等事未得專意願見必須使武將
一人稱為守城將如禿城趙撥之例晝夜留在其處
凡事急急措置可無疎虞且驪州境內人民於城守
之事志意尚未堅固當以本土武將為士民所知者
為守城將率其家屬先入而曉諭他人入城守御然

後可無渙散難合之憂護軍金壽男居在驪州壽男
曾在平壤經歷戰陣不至惟怯云請金壽男婆娑守
城將差定下送聽防禦使邊應星節制與本州牧使
協同防守何如 答曰既委義嚴守又使金壽男守
之未解其間曲折事 傳教矣上流重地有城子處
只有婆娑守城之事不可踈漏義嚴雖或居守而不
可專委其事且所率軍皆是遠處山谷間無根之輩
臨時調發或來或否用以築城則猶可若於急難之
際只以此輩欲為守城恐難得力呂州品官士人以
下皆當清野入城而本邑東伍之軍亦當分半入城

亦非義嚴所能號令節制臣初欲使邊應星入守而
江灘地面濶遠防禦使當往來檢勅不可但在一城
之內故已令呂州牧使尹國馨臨時城守而若無武將
之預在其處措設守備則亦恐未及於守禦故議于
備邊司請以本處武將金壽男差送非偶然計而然
也敢此更 稟

請差送助防將與防禦使協守江灘啓

京畿呂州以下上流警備事防禦使邊應星處大槩
已為分付其守灘將卒亦令分部畫界分守各責軍
令狀使之盡心防禦矣但江面濶遠上下百餘里防

御使在一處而賊勢散布一省俱至則勢難相顧請
助防將二人以堂下有武才人差出使聽防禦使節
制協同守禦何如

懲毖錄卷之五

215

2064

9